

續永清縣志叙

古者記事之史謂之志江淹謂修史之難無出於志
一邑之志猶一國之史也而倍難一國之史君世其
國卿大夫世其家史世其典籍以事繫日以日繫月
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記遠近別同異遵聖人之法而
不憂其散亂若夫一邑之志則不然官秩滿則遷令
史不諳掌故秉筆之徒則又掠人之長攻人之短斬
關竊玉入室操戈二者交譏其文難信且或一世而

一舉或再世數世而一舉所見異辭所聞異辭年愈
遠說愈清人待世則不暇世待人則不敢及世及人
闕焉則不傳傳而無徵則不久志固若斯之難也同
治七年余自行間謁選授永清索邑志而觀之乾隆
己亥迄今已閱三世矣其時百廢未舉訟獄繁興日
求制治清濁之原蓋不暇給焉八年調雍邱九年重
蒞茲土建書院立義學設養濟院修城浚河治具粗
舉次第將有事於志竊復自念楚北下士橐筆從戎

不盡讀古良吏書而由荆襄達宛洛登秦隴徧游徐
揚青兗間最後至於京師所過名山大川又未
能增長志氣發為文章况永清為畿甸近邑

綸音愷澤必首及之而又中亘渾河滄桑陵谷時有變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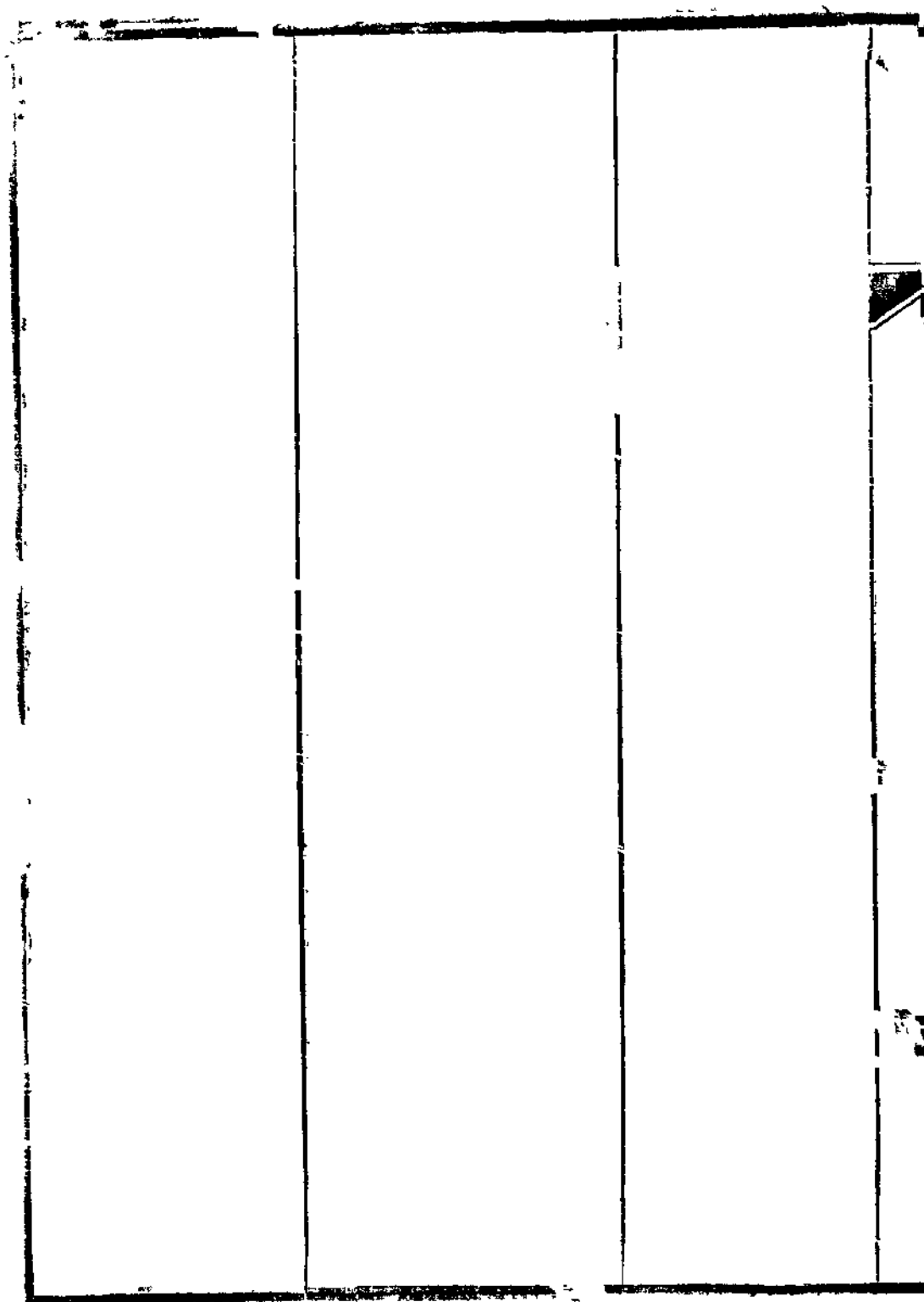
重以九十餘年之闕略名宦政蹟鄉賢事略文人著
述忠孝節烈幽光潛德之待闡揚而紀載者不可勝
數無才則散無識則亂何敢輕與斯役今制府肅
毅伯中堂李公續修畿輔通志以採訪條款頒所屬

余適解尚武篆三至永永人樂余之坦易相安於無
事而同事諸君子又皆彬彬博雅材足以匡余之不
逮爰進邑人士採輯編次以成此書也然則不任修
而僅續者何也曰司馬遷作史記太初以後闕如班
彪繼採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鄭樵以為善
續也班固襲遷書自高祖至孝武凡六世譏遷是非
頗謬於聖人是何異假人之面目變易其衣履又從
而反脣相譏焉視斬關竊玉入室操戈者何如也今

書垂成而題其籤曰續紀實也且以見修志之難而
前志之足傳也是為叙

同治十三年九月

誥授朝議大夫花翎知府銜永清縣知縣漢陽李秉鈞
叙



敘

歲在甲戌十月既望余奉檄來視益昌篆過永
定河即古無定沙夾岸村居無落有父老負曝
耒耜詢其疾苦曰地近河干滄桑屬易鴻雁嗷至
幸

上恩澤議賑議蠲民復業共裁半耳接篆後周
視城垣青堤環抱植柳數百本今日此畢公寧
公之遺愛也謂

文廟觀陳設圖位造明倫堂

欽定臥碑為諸生宣講

萬言訓觀風益昌書院肄業生誦聲出金石僉曰此

邛公之嘉惠也公餘肅學博馮君而回以學校之

盛衰人持之多寡進少尉鄭君而諮以疆域之

大小訟獄之繁簡召胥徒而詰以戶口之滋生者祠祀

兵制驛務之隨時褒通者田賦郵政河防之因地制

宜者延都人士而訪以流風善政之留存者青年

顧德之同父兄事者忠孝節烈拯濟文車隱逸
寓公之可為山川增色共潛德幽光之猶待闡發者
余一一誌之不敢忘最後以篋篋束帛見魏孝廉
邦翰將聽其言論以證諸人之所言而取信焉君
手一編示余曰此邑志也乾隆乙亥周明府震榮
所修者文獻莫備於是余受而讀之系以吾之所
見聞有不盡同者蓋距前志之修已百年矣魏
君受前宰李君聘脩邑志余復以禮假館越六

月而彙脫得一十四卷又文徵二卷題其籤曰續
見前志之善也其間偽者正之訛者訂之遺者補之
紀卧碑於

皇言尊

聖訓明

聖教也先與地于職官職官為

天子守土也巡選舉而表封贈廕襲為賢父兄佳

子弟勸也六書不必盡續而皆存其目者備掌

故也名賢戾止故傳家寓土物心臧故志風土
網羅散佚而以雜志終焉凡余之所目見而耳
聞者掇事直書而志於是年歲至今制府中
堂李公績修畿輔通志檄各屬採訪遺事大
宗伯萬公大京兆楊公亦時以此勗余之不敏自
媿無文且永於畿邑二十四屬為最瘠而是書
獨先成翳惟魏君之功抑同事諸君之力同事謂
誰學博馮君少尉洪君邑孝廉劉君嶠苑君

楓林武君承文劉君廷梧明經葉君詠棠任君
植茂才賈君如城鍾君壽三張君顯武劉君孟
琚劉君嶠太學生劉君仲藩劉君玉桂也諸君
助余之不逮採輯編次以成此書余之幸亦即
李君之所深慰也夫是為敘

光緒元年四月

欽加同知銜署永清縣陽湖吳欽敘

叙

司馬遷列孔子於世家而記其車服
禮器特詳何德性之誠哉其所願則
學孔子也孔子作春秋司馬氏作史記

春秋者其史記之權輿乎自是一朝
之史必文學之臣掌之一卷之志必文
學之士脩之歲年未余素鐸益昌今
制府李爵相檄余襄理志事前卷

侯李君秉鈞令邑侯吳君欽均以脩志
商之余余採訪節孝可錄人恒以言
之無文難傳久遠是懼魏孝唐邦翰
好學者也而侯以禮聘主纂修事經年
而成書得十六卷授余讀之而不禁
矍然興畢然中焉余崇官也知有學
而已今是書首以明倫堂

欽定臥碑列於

皇言而於

文廟聖賢名位器數樂章彝節經
列聖所欽定而前志所簡畧者生為某氏
書院義學之有裨於庠序者生為備
載名宦鄉賢忠孝節烈之有關於名教
者生為闡發其他野廟淫祠波辭邪
說之簧鼓斯人為吾道蔽者去之如仇
龍猛獸患屏勿錄則行哉其有益於

世道人心者為不少也則其來其好學
也書既付梓而魏君將宦遊於南國
宋儒稱學要此自龜山先生載道而南
遂為理學淵藪魏君服官是土文學
幾為政事舉其有益於世道人心者
與斯民興教化余固信魏君之能必矣
所學也故於其書成將付為之序以
示傳信云

光緒元年四月

勅授儒林郎永清縣訓導晏署教諭
事柏鄉馮守身叙